楚辭聽直

聽直合論序

是書之成蓋閱稔十有七矣繇辛巳假事于燮邑迄丁酉已事于合論胥天也有厄余身以啓是書之天有奪余世以滯是書之天有旣厄旣奪仍似亨吾身似存吾世以曲全是書之天凡三變焉厄亦有二使余不厄于鈎黨下西曹則日夕稱詩從如昔人所云堯典舜典字清廟明堂詩塗抹更改與所施之豈暇以行吟稱劇心使余不再厄于舊逝寓淮上則天問之未註者付諸闕

義淮上諸及門無錫諸補請梓矣故月以厄爲啓也嗟乎天謂一厄之不足以啓乃至再厄也其爲是書計誠厚爲余一身計不太拙乎一身之困苦有盡千秋之擔荷無窮爾拙視之實直付之啓既承天付何敢違天當癸未初議梓時即欲作合論以殿其後經括二招而余自慮其滯遂不復待合論之成亟付諸梓既梓矣其中每篇之總品亦有未補者諸生慮夫待補始印之滯亟刷百餘部以充帳秘計至甲申可大流行闖變遽聞携

板歸閩人欲速而天偏欲遲因奪致滯如此吾不知天之滯之與啓之之意何以相反徒有喟然曰其說原之上官子蘭餘魂尚在妒我闡揚播弄於上帝之側務廢是書哉旣絕肅心甘孔僾而以諸中堂揭薦不得墜避小草因是板之未畢復携至白下嗣後家中著述藏於岩間者盡爲山氛殘燬使是書番完不復携出必在殘燬之列然後知天之滯之正所以留之與啓之之意未嘗相反也毋乃正則之魂得請於上帝作此珍護乎自

此以後遜荒無聊愈欲拈合論以了前因隨作隨輟以不忍就致不能就丁酉仲春抱痾瀕危幸而重蘇乃又喟然曰天以滯吾書爲留吾書合論未畢安得不留吾身若又因循負身負天忠魂不依然皺眉讒魂不依然鼓掌哉畢吾合論以全乎其爲騷學使來許讀之曰此某世某人之天之書也非亨似亨非存似存何容不汲汲哉啓滯之天顯函全之天隱而意則一於是綠夏迄秋成十九齣以舊拈二招終焉使可繼全騷以並行箋

品所未殫者得合論而益詳也亦可去全騷而單行大意既得貫串交通讀合論不待讀變品併不待讀騷矣賈生弔屈所以自弔年來流離瑣尾節食典衣出門惘惘無澤畔可吟無宋玉之徒可侶無詹尹漁父可問其爲憔悴約結視屈百倍屯世或悼我餘生或憫我年落當自有聽吾之直者此書具在鐫畢之光猶[illegible]賚[illegible]也

憨齋黃文煥自識

楚辭聽直

黃文煥維章著

聽直合論

莫不讀騷者而卒未嘗有一人讀騷也使誠有一人讀騷則騷心之從容騷辭之婉厚放諸歲月不欲死而不容不死者決宜了然胡至繇昔迄今沉冤不白哉然則舉二千餘年之人槩斥之曰未嘗讀騷代靈均舒恨非過也惜誦之篇號天號神而終歸之使咎繇聽直惟天

不能吐言神不能見聲故不得不望之咎繇之人前世邈矣當世已矣所望者後世之爲咎繇者耳班孟堅聽之而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沉江詭乖明哲不得直也揚子雲聽之而以爲揚纍蛾眉棄珍由聃不得直也甚哉二子之未嘗讀騷也抑子雲尤甚孟堅尚稱騷爲詞賦宗子雲則曰過以浮併其辭而詆之夫有惻怛忠君之言可以浮相加者乎投閣與投江志行相反言語相違自無足怪孟堅亦依附竇氏身誇明哲固其宜哉王叔

師以同里之人身任聽直尊騷最至顧所以應死之說非懟沉非棄珍亳未發明直而猶之未直也劉勰取叔師已聽之直再欲有進焉既云四事合於經術又曰從居彭咸狷狹之志仍與珍棄懟沉同旨反減叔師之所直矣之數子者固靈均地下之魂所未敢遽望其能聽者也以靈均之學淵且弘依前聖志三五數子未足以知之也至朱晦菴之註騷意必超出其上乃亦以爲辭古流於怨懟志行過於中庸嗚呼屈子所望於後世者

於是乎絕矣生前被讒於小人死後復不見諒於衆君子何原之重不幸也吾亟爲原雪冤則莫若揚己揚眉之說爲最當破亦最易破小人所誣原曰自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託是言以相加耳無原自伐之實據也今孟堅子雲合稱揚己揚眉是眞自伐矣問所揚之確據安在將從原之騷辭而定之耶未讒之先何曾有騷迨受讒而不得不抒言自明尚云揚乎必欲以無據之自伐反證成爲有據乎彼讒人者旣以空言得行於當

平乃益以實證倍行於後世何讒人之重辜也屈原有淚地下無獲拭之辰讒夫有口地下增益張之舌矣人人讀騷人人助讒云如之何故曰最當破也誠知夫未讒無騷何揚之與有故又曰最易破若夫從漢人以及宋儒均謂原不宜死則竟爲牢不可破之說矣原以言自明而衆以其言爲罪此所可忍受者也至以死自明而衆又以其死爲罪毋乃再死有餘辜乎讒人於原但讒之而已未即逼其死即欲其死矣未必既死以後尚

加以再死之罪也。然則騷之受罪於讀騷。倍於受讒矣。其為不幸無窮期矣。折獄之道存乎片言。余是以首列騷忠。抉其決宜一死。以破夫再死之毋容受焉。繼之聽學。學者忠之本。宜先於聽忠。顧反居次。以屈子之忠不可不早白。屈子之學可以不求知也。聽忠者示世之共辭。聽學者尊屈之專辭也。專辭者吾所欲祀之孔廡者也。三則聽年。年明而忠明矣。何年宜未死。何年宜就死。煞耶否耶。棄且乖耶否耶。過於中庸耶否耶。徒以忍之

必死明之忠尚未明更以忠之不肯遽死明之其爲弗過非懟非乖非棄始明也何也原若死於懷王信讒之後則爲干進爲怨君爲非中正種種可誅乃死在懷既死秦頃不復侁九年以後無譏也四則聽次核次即籍以核年年所難考尚於次乎畧考之四聽具而原之志行直矣其篇其句則入入讀騷之所易聽而亦鬱不得直用復之難讀故也能直其復豈反不直於不復故以聽復爲要而詳於復考以及復玉復路又詳於復女

焉。言女之多複。此後世所易議其荒褻。使知原所寓意在斥鄭袖與迎婚而發。則抱憤萬狀方恨所複之未多。荒褻云乎哉。複女之宜聽。倍於他複。故以終也。諸聽之關係大。聽體之關係小。然不可不聽也。附於九聽之後。十而猶之九也。凡此十者皆總聽也。從各篇分聽并及二招而原之全部字字直矣。今招騷漢以來諸君子之讀騷究騷者。聚魂於一室。其可以共無閒然矣。人人所未能直而謂字字咸直於余。毋乃僭以咎騷自任乎。曰

吾原所自言者固原之自爲聽自爲咎繇也從其自爲聽自爲咎繇者一一申明之毋以吹毛失其本旨直固易易也且有太史公在太史公之聽其辭則曰媲美風雅聽其志則曰爭光日月蓋之矣翻太史公之案而務半譽半訕之胥助讒人者也吾不敢助讒人何得不專助太史公

聽忠

千古忠臣當推屈子爲第一蓋凡死直諫者君死之死

封疆者敵死之均非自死至國破君亡而一瞑以殉社稷屬之自死矣然皆出於一時烈氣勢必不容偷生未有如屈子之於故君既逝新主復立曠然十年外竟終投水者忠不首屈又將誰首哉乃千古共謚之亦惟屈爲第一自漢代以及有宋人人尊其辭即人人謚其忠以爲愆懟以爲狷狹以爲忠而過夫臣之於忠只有不及耳安得過哉原於懷王之時作離騷即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將從彭咸之所居矣志於投水以死久矣顧求

嘗死也懷王爲秦所留宜死未嘗死也懷王喪歸宜死又未嘗死也原固知後世之人必將詆之爲忿懟故以未遽死屢次自明其於首篇曰屈心而抑志曰和調度以自娛於遠遊曰長嚮風而舒情曰內欣欣而自美聊媮娛以淫樂曰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於天問則悼比干痛梅伯嘆申生於九歌則兩曰聊逍遥兮容與於惜誦曰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於思美人曰吾且儃佪以娛憂於抽思曰尚不知余之從容

曰、聊以娛心、曰、聊以自救、於悲回風曰、藉從容以周流、聊逍遙以自恃、曰、驟諫君而不聽、任重石之何益、於哀郢曰、聊以舒吾之憂心、於惜往日曰、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於懷沙曰、撫情効志、寃屈自抑、曰、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曰、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此、尚有一語屬忿懟之可詆乎、原固知後之人必將訴之為狷狹、故又亟自明、以遵堯舜之大路、斥小人之窘步、於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於思美人曰、廣遂前畫、於

橘頌曰、廓其無求、於悲回風曰、統世以自貺、曰眇遠
之所及、於懷沙曰、定心廣志。有一語、厲將挾之、可詆乎、
原知變之人、必將詆之、為忠、而過。故又屢自明、曰、耿吾
既得此中正、曰依前聖以節中、曰、令五帝以折中、曰、指
蒼天以為正、曰求正氣之所繇、中矣、正矣、何過之有、夫
以原之自明如此、卒受世之共詆如彼。世固謂原之可
以不死。而未知原之必不可不死也。原不死、即不忠。別
無可以不死之途、容其中立也。懷王雖信讒疏原、而出

使於齊尚在任使之列原不宜死追懷客死於秦原自
謂身負不忠之罪故屢言不欲死不即死而究歸必死
蓋其罪安在當懷入秦時原諫勿行子蘭勸行既已明
知虎狼之國將貽君王之不返乃不碎首堦前墜以死
諫姑一諫而止是懷之死不獨子蘭死之實原死之也
原眞身負死罪矣欲不以一死謝君可乎哉此其痛心
疾首自咎自知非他人所敢以咎原者也然則何以不
死於懷死之日何以不死於襄歸之日而待被放九年

以後乎曰原冀項襄之報仇也東君之舉長弓兮[illegible]狼操余弧兮反淪降其隱言之者也國殤之車錯兵接列陣躐行其明言之者也既敗棄野之後而猶思帶我長劒奪彼秦兮此其矢報仇也明矣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則更明言項襄之不報仇不可以爲子也年復一年仇雖未報猶姑待之猶姑望之迫至七年項襄迎婦於秦復與秦平竟忘父仇矣永無報仇之日矣原安得不以夙所矢死聊且遲死者決於九年後之

一死哉知此而原之死必無可寃原之忠復何可誣也

嗟乎史學明而騷寃雪矣

聽學

子夏於事君致身雖曰未學吾必謂學未聞所學至深而千古莫以學歸者楚當春秋時爲中國所擯不知學問之源流何所自來徵諸能讀九丘八索則楚人之藏書固有他邦所無者矣季札觀樂歷代諸國之聲咸高下了然苟非平日熟知何繇聞聲遽判此其學豈列國

之君臣能一及之乎屈子之忠余既發明其得中正之道決宜一死非過非激至於學之所存直當從祀孔廡谿瀧以來未之抉也講學如朱子乃亦排之曰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嗟乎原所著俱在所援引古昔俱在有何非道有何應羞不得於君蔽障於讒變風變雅之體淒愴宜爾有何墜於末流舍援古矢忠以外又有何別屬醇儒別屬莊士耶朱子於屈未嘗不

推隆其氣節而獨深排其學何也每見宋儒以道學二字為宋代直接孔孟特登之私壇凡於孔孟後不許一人謂堪知學故於原必斬之耳余何敢駁朱尊屈然書不可掩管子晏子諸書雜伯之言誰如原醇者荀卿為後代所獎疵與醇雜性惡之謬尤甚老子莊子咸輕視仁義詆毀帝王醇又孰如原請一一為明其學以洗其究全部可詳論也周公之道思兼三王孔子之學只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於詩則兼綜商周書則斷自堯

繫易之十三卦則遠引黃帝以來蓋周孔之道學盡於此矣屈子於首篇引三后之純粹實首迴三皇即繼以堯舜之耿介務宗二帝曰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又曰湯禹儼而能合其於三代之英熙幾有志矣遠遊則高陽邈以遠軒轅不可攀援指炎帝而直馳從顓頊乎增冰詳言夫二帝三代以前者蓋業云遠遊必倍遠迴也天問專詳於二帝三代之際以堯爲始疊言任繇任禹與夏殷周夏之盛衰殷之盛衰周之盛衰各

各分段剖列。又以舜閔在家、堯不姚告、娶插於殷代夏之後、重言殷之先為再詳於二帝。九章望三五以為像、遠引并包。復曰彼堯舜之抗行、曰湯禹久遠、孔子之祖述憲章、周公之思兼三王、有不常在其心中口中乎。曰及前王之踵武、曰固前聖之所厚、曰依前聖以節中、非原自負所學而明言之乎。其尤所諄諄則專在舜。曰就重華而陳詞、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曰重華不可遌、蓋以誅齒聖讒惟舜倍堯、故以抱痛矯斁心焉蚩於帝

定令人感太史公之悲意者當時亦未易知耶紬繹之中補史之闕大略可攷者離騷作於懷王時其餘俱作於頃襄時此王叔師所已核之年也余以遠遊雖作於頃襄當屬懷王在秦尙未死時原雖不爲頃襄所用尙未追遷時故其語但云仙遊無大悲恨至天問則屬懷王初死結何明言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而忠名彌彰罪已之知王不返未以死諫也懷王已死而頃襄無復仇之志故九歌致歎於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

以分愁苦以此知作九歌之年自在天問之後卜居則既放之三年應在九歌之後原已自紀其年矣漁父之決志於死無居堪卜年在卜居之後九章詳言被放或作於初放之一二年固有在卜居前者遊之久放以迄投水自應在諸篇之後此余所新校之年也至於懷王信任屈子用爲左徒不知在懷王何年又不知信任凡幾年杳無可考其被放也洪興祖以爲懷王於十六年放之十八年復召用是頃襄王時爲再被放也王邀黔

哀郢之仲春東遷註以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東徙與祖之說蓋本於逸以史記考之則諸家之謂懷爲放者均誤史記但云王怒而疏原疏則僅減信任之專非放也國未嘗不在位也史記又云屈原既詘詘而不復在左徒之位耳觀其又云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則王不任以左徒仍任以出使非放逐無位明甚左徒典司政本自屬王之親之出使而任外事自屬王之疏之也若以疏爲放以出使之疏爲召用均非也任左徒

旣不知何年而謂放在十六年未有確徵也懷王十八年旣釋儀而原諫其宜誅懷王三十年將入楚而原復諫其毋入則無日不在朝明矣前此之均未放益明矣若以懷王爲放則卜居云旣放三年九章云放九年而不復與洪興祖之云十六年放十八年卽召用者不合王逸及諸家俱以哀郢屬懷王之放則九章槩言放未言用與十八年之使於齊而返諫三十年之諫勿入楚兩在朝班又不合斆其所不合者而以史記總遡則所

去頃襄王怒而遷之與哀郢仲春東遷恰相符焉遷之
江南者固襄之信再讒爲之也當懷時原未嘗東遷也
讒則再放非再也讀離騷之言曰國無人莫我知兮何
必懷夫故都足以知其未放惟未遷於故都外故欲辟
故都而去也若遷則以望故都而不見爲慨矣忍去何
必懷哉屈原傳於子蘭爲令尹之下復曰屈平既嫉之
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太史公明言頃
襄之後始放其不忘欲反者以懷王之在秦欲懷王之

得反非原之自欲爲仕計而求反也計原之被放非頃襄初年則郎次年而其投水而死後世不知何年或以爲郎在頃襄二三年間以騷放之放九年而不復則頃襄九年之時原尚未死又越孟夏懷沙自沉固屬之十年矣所謂遲遲其死者當懷被誘天下咸不直秦懷死喪歸在頃襄之三年原實謂此餘生以覩頃襄之復仇直至七年楚謀與秦平迎婦於秦此後好會日將復仇無望是以不得不死於十年也合騷於史記以辨諸家

言放兼懷之誤以辨從昔疑其早卒之誤試與後之讀騷者共證之、

譔次

楚辭篇什首離騷經、次九歌、三天問、四九章、五遠遊、六卜居、七漁父、王叔師朱晦菴本、均同、余爲更定、次遠遊於離騷之後、三仍天問、四則九歌、卜居居五、漁父居六、九章終焉、晦菴之次第、因乎叔師、叔師謂原於懷王時作離騷、於頃襄王時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

懷襄之互分固信然矣若九歌六篇之次第此叔師所未深考即或叔師以前劉向諸人定之均未深考也何也他篇尚易混淆移後爲先移先爲後可以任之至九歌則決不宜在遠遊卜居漁父之上以可考者確而易知也余所槩爲更定一曰意緒之相關一曰歲月之堪據離騷作於懷王遠游作於頃襄年固互隔然意緒則同以遠遊即離騷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四句之旨暢言之耳

其中句法語語相似。首稱悲時俗之迫阨、遭沉濁而汚穢、即騷之世溷濁而不分也。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上征、即騷之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也。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即騷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也。召豐隆使先導、風伯爲余先驅、即騷之前望舒使先驅、吾令豐隆乘雲也。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即騷之朝發軔於蒼梧、夕余至乎玄圃、朝發軔乎天津、夕至乎西極也。屯余車之萬乘兮、

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即騷之也、余車其千乘、齊玉馱而並馳、駕八龍、載雲旗也。撰余轡而正策、即騷之總余轡於扶桑也。召玄武而奔屬、即騷之後飛廉使奔屬也。涉青雲以泛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即騷之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與同流夫天、余乃下也。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即騷之上下其求索也。意同、文同、應自相連、遠遊之決宜繼離騷、明矣。鬼神之本、亦於離騷後、即係遠遊、則王朱所同、固見

所排如謂遠游眞欲制煉魂魄後天而終豈其肯哉天問之所居三以不待易也離騷遠遊俱言吾令帝閽開關非其欲登天而問乎騷之言周流乎天余乃下始登而求問乎遠遊之載魄登霞問太微集重陽入帝宮造旬始觀清都所登之處爲最詳徐而睨鄉抑志終之視無見聽無聞未嘗以言問也不登無縣問擬登又未及問胸中萬感究竟何能默默故繼之以不得不問也遠遊欲快意於升天天問則兀坐而憾天也九歌之宣居

四以問天之後偏祈懇望於諸神也天無言而與人遠者也縱詳於問天而天不能以言示人誰相答者神則可有言而與人近者也偏祈焉而泣我之神或有以語我乎又安得不望又安得不以望之此而未相慰者移以望彼乎歌之命名為九而數則十一國殤禮魂不在神列亟擬山鬼者此原之所以自悼也吾為人而神不吾憫吾將為鬼而神亦不吾憐乎既已為鬼亦無從神之憐之矣且吾自可得雄自可無絕則為鬼固即同於

舊解矣此其宜次於天問之意緒也理以繼之直言余
之而意緒尤有邪然者發於周流乎天余乃下之後復
拈氣占而曰百神翳其備降非縣天而新神之確證耶
或曰意緒相關數篇固然乃改九章於卜居漁父之後
合王未及他諸家洪晁之本俱不足憑而專以臆斷毋
乃謬歟曰歲月之易考在也無歲月之先後則不可移
舊本無屈子自言之歲月則亦不敢移舊本卜居漁父
皆明言被放而卜居但曰既放三年九章之哀郢則曰

於九年而不復誰先誰後依原自言豈待臆斷太史公雖未詳定諸篇之次第而傳中於引漁父後乃云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則三篇次第太史公固已定之何不依太史公顧欲依他本哉且他本之槩終於卜居漁父也大約以是二篇文體稍變似屬騷之餘意故以終焉非確考於歲月間而終之也然則前人所已定者皆叅其舊余所更定者適還其舊耳

聽復

楚騷之難讀在複以不得其解則視複生迷因之生厭也○然其運法之謹嚴○用意之奇變○乃專在複中○或以複翻前或以複應前○首騷三千餘字篇最長故複最多複言路複言芳複言玉複言女深意疊出焉○縣地而仰天○複以縣天而下地○靈氛之吉占複以巫咸之再占○意亦各殊○非複則長者散矣○無以爲相翻之法○無以爲相應之法矣○字句複而意能變所以爲奇○若字句變而意始變何奇之有○遠遊之複稍減於首騷○以其篇之長亦減

於首騷也。雖滅而復亦不少、屢言氣、則曰求正氣、曰飡六氣曰氣入曰壹氣者、其復中之奧理也。屢言所深則地下之遊界。天上之遊界。各分東西南北者。其[illegible]之方位也。天問純言事實、可以篇雖長而不復。[illegible]於[illegible]也及堯禹殷周所順言者、又顛倒復言之、於以見詩工之以供味永。九歌短甚、復無可施。而以後歌斷前歌淺深互進。審其非復似復之意與[illegible]焉。卜居疊復將寧乎字以虛字爲復者也。漁父曰皆曰安能亦以虛字復對。九

章則每篇之中又各自有其讀矣。辭不如騷經之長。言
不如騷經之多。而其讀中之妙。或顯或藏。所當詳晰。惜
誦以呼君但象爲讀。言君者十一。言衆者六。思美人以
變易爲讀。以情志心度爲讀。曰變節。曰易初。曰何變易
之可爲。曰南人之變態。曰舒中情。曰情與質。曰志沉菀。
曰吾將蕩志。曰憑心未化。曰竊快在其中心。曰前轍之
不遂兮。未改此度。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或應或翻。兩
備之。抽思以詞言爲讀。曰結微情以陳詞。曰茲歷情以

陳詞、曰初吾所陳之耿著、曰儆朕辭而不聽、曰昔君與我成言、曰與余言而不信、曰斯言誰告、涉江以知顧爲複○曰世溷濁而莫余知、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曰吾方高馳而不顧○曰乘鄂渚而反顧○橘頌之複不遷也、複難徙也、壹志而複以初志也、是數篇者、皆複之顯而易見者也○懷沙既以質正文質抱質相複、又曰羌不知余之所藏、衆不知余之異采、曰莫知余之所有、曰孰能知余之從容、曰世溷濁莫吾知、曰窮不知所示、曰豈知其何故

就死愈迫冀知愈艱已且自迷不獨衆人以此互敲複亦顯而易見哀郢惜往日悲回風之複則半用藏複在意不止在字複之屬哀郢者最少僅忠湛湛而願盡衆蹀躞而日進二語其以地藏複又未嘗不多龍門者郢之東門首曰東遷曰出國門踩龍門而出矣至於西浮不見龍門西與東隔西浮之後運舟下浮逍遙來東又東與西隔從東複西曰西思從南渡複東又曰孰兩東門之可蕪郢都郢路夏首夏浦夏之爲丘江與夏之不

可涉紛複焉。複之屬惜往日者、藏意在昭幽二字。曰受命詔以昭時、曰惜壅君之不昭、曰昭下曰明法度、曰不清澂其然否、曰舒情而抽信、曰願陳情而白行、曰情冤見之日明、均昭字之義也。曰身幽隱而備之、曰使芳艸為藪幽、曰獨鄣壅而蔽隱、曰蔽壅均幽字之義也。悲回風、較八篇為最長。故複最多。藏複亦最奧。曰惟佳人之永都、曰惟佳人之獨懷、曰昭彭咸之所聞、曰託彭咸之所居、句既顯然對照。曰志介、曰遠志、曰眇志、曰案志、曰

刻著志曰造思曰隱伏而思慮曰思不眠曰紉思心曰
憐思心曰孰能思而不隱字亦顯然各應而意之所藏
不易輕見一曰愁之聚者欲其散而去之一曰愁之散
者欲其聚而銷之觀其稱究結蹝羈緤轉絓結蹇產不
去無適非愁況之交聚乎觀其稱眇眇芒芒漫漫無經
無紀馳委弛也漂翾翾也遥遥濟濟也非愁緒之四散
乎散欲其聚而銷故曰紉纕編膺撫佩案志依究自息
洋洋務軋焉聚又欲其散而祛故曰隨飄所仍據冥以

攄翼左右、氾前後、張弛各件焉。兩意盤發。層層環繞。復處處分明。在、諸、複、法、中、此、爲、更、奇、矣。分論全部、每篇用複之大略。已盡於斯、其餘篇中之複字複意、余所品騭、又有詳焉、後入擬騷、竟無知其用複之妙。學其用複之法者。法、不、妙、則、意、不、奧。復何以稱騷。宋玉身爲弟子、尙未窺此秘。矧屬其他。卽以九辨稽之、非不屢言秋、乃、語複、遂、亦、複、焉。爲、用、複、爲。故必知似複非複。乃可與讀騷。可、與學騷。至於每篇以外、再合論全部、以尋其所專

複之四字。似複非複之四意、曰芳、曰主、曰路、曰女、則尤讀騷學騷者、秘所當窺也。

聽芳

屈子以興芳比古后、其所立意、則求芳不一地、與用芳不一法、蓋之矣、首篇援芳最盛、他篇亦多遍見、然字句屬同、意義疊興、就一篇味之、一篇之異同宜析也。就諸篇味之、諸篇之異同亦宜析也。首篇初言扈紉亟云朝搴阰之木蘭、夕攬州之宿莽、爲芳之遠求。次言雜申椒

與菌桂、豈惟紉夫蕙茝、爲求之再、增三言旣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芳芷、則遠求、不如近植。遠求之再增。不如近植之倍增。四言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矢朝夕之求同。而此專指墜落前、係芳盛欣賞後。係芳幾戀惜前。祇搴擥後係飲餐。判然不同矣。擥木根以結茝、貫薜荔之落蕋、矯菌桂以紉蘭、索胡繩之纚纚、俱屬收拾衆香於幾散之餘。木蘭也、滋菌桂蘭也、數者固前所同、而供飲之意不同。

擥貫矯索之工不同即前亦言紉而繇矯以紉之工又不同也芳綣戀惓之懷固有更深於欣賞者也所謂萎絕何傷哀其蕪穢也五言旣替余以蕙纕又申之以攬茝前於飲餐之後詳云攬貫矯結似屬資爲佩帶而未明言之此始拈出君欲糜芳我欲申芳君欲糜其纕之一我欲增其纕之二攬茝與前之紉茝結茝同而始係從心茲爲抗節又不同矣六言步余馬於蘭皋馳椒丘且焉止息向所欲雜之滋之紉之俾芳爲我有者茲且

縱車爲以游觀又不同也。七言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於蘭菊菌桂蕙茝留夷揭車申椒薜荔胡繩諸芳之外別列芳品前之供飲餐供纓者茲且供服焉芳不同名用芳亦不同法如此八言薋菉葹以盈室判獨離而不服君之替之以其佩芳女須之詈之反欲其服不芳芳貴夫衆爲薋爲菉爲葹不芳之艸亦衆矣似欲相敵矣九言攬茹蕙以掩涕向之用芳不一法茲乃以[illegible][illegible]芳之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復言飲餐復言纓復言衣裳哉十

言結幽蘭以延佇、亟承吾令帝閽開關、倚閶闔而望予之下、眈芳之懷。不得當於君。不得當於姊。不得當於世。終將不得當於身。庶幾得當於天乎。此又一用芳之法也。十一言戶服艾以盈腰、謂幽蘭不可佩、蘇糞壤以充幃、謂申椒其不芳、則原所求得當於天者、竟受排於黨人。無蘇遝其用芳之法也。女須所言者、薋菉葹、不芳之三艸、黨人增艾爲四、且珍糞壤所以敵吾衆芳者不芳之衆更如此。十二言蘭芷變荃蕙化、蘭無實、椒專佞、覽

椒蘭其若茲又況揭車與江離衆不芳既歷衆芳雖芳
難徹乃衆芳竟變不芳將平日之服芳毋乃俱為服不
[illegible][illegible]千三言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舉世之
芳皆變而我之芳終不變也此原首篇前後談芳之同
異也最詳於言芳者也遠遊一曰微霜降而下淪兮悼
芳艸之先蘦再曰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向風而舒情
三曰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言芳甚畧然悼
不[illegible]懽無伴徜徉弗淺上天界仍羨南桂眷戀亦非徑

然天問之不及芳也所問皆一切事實非屬比興之泛論固宜其不之及也九歌又盛言芳所以用芳之法楚騷首篇更有遊薰東皇太乙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則蒸藉酒漿均實以芳為用不徵[illegible][illegible]飲焉矣雲中君曰浴蘭湯又用芳為浴不獨蒸藉酒漿也湘君一曰桂舟二曰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三曰桂櫂蘭枻四曰采芙蓉攀薜荔五曰采杜若湘屬飾壁綢屬縛蓋用芳於居室舟與橈棹與枻用芳於泛水旌則用

芳於蕙、椒、所用彌多，而彌鉅。猶於薜荔、芙蓉、杜若、蘪采
於蔡水中、木末、芳洲，無不之焉，可謂詳矣。湘夫人一曰
沅有茝，澧有蘭，遐想夫生芳之地。二曰築室水中，葺之
荷蓋、蓀壁，以芳為卜室之用焉。亟繼之曰蓀壁椒堂，曰
桂棟蘭橑，曰辛夷楣，薜荔帷，曰紛房蕙櫋，無一而非用
芳。曰疏石蘭，曰芷葺荷屋，曰繚之兮杜衡，無非加倍於
用芳。既屋之上，屋之內，悉用芳矣。屋之下，又曰合百艸
兮實庭，屋之外。又曰建芳馨兮廡門，蓋用芳之彌潤彌

增也。覩首篇離騷之詳言芳及前篇湘君之詳言芳也、爲尤詳、彼詳於各事、此詳於建室之一事也。結以搴汀洲杜若、則與湘君之芳洲同奇矣。大司命之結桂枝兮延佇、承高馳冲天之下、與首篇開關意同。湘君湘夫人爲水神、可以迎之、可以就之、故詳於舟與室之用芳。大司命尊而且杳、不敢言就、不敢言迎、但有延佇愈愁、是以不敢多言芳、而只云結桂、與前湘君湘夫人之詳者異也。少司命曰、秋蘭麋蕪、羅生堂下、菲菲襲予、芳不待

於他求矣荷衣蕙帶少司命之神所服皆芳不待吾以芳供之矣然少司命終不爲我來與大司命之執離合兮可爲竟相同也此求芳與不待求芳供芳與不待供芳均置於無用者也屈子別一言芳之旨也東君曰援北斗兮酌桂漿藉天星以爲斟芳之用又一用芳之法焉河伯曰乘水車兮荷蓋河伯又自有其用芳之法焉至於山鬼而人所遺於芳之未易用既於不得用者乃竟爲鬼之用人不見用芳以迎神鬼顧欲用芳以遺人

也。被薜荔帶女蘿。辛夷車也。桂旗也。撫杜衡也。鬼一。一。攬之矣。三秀杜若鬼一。一。取之矣。國殤之不復言芳也。以無所用芳也。居室飲食衣服舟車之需芳固皆矢戰勝所不問也。身之將死永無用芳之日矣。然其魂不沒也。芳亦居室飲食衣服舟車盡可棄捐而流芳之聲價自在後世也。無佩蘭菊之魄而有佩蘭菊之魂也。此所以國殤不言芳而禮魂又言芳。且曰長無絕兮終古也。卜居漁父語多明顯。不以芳爲比興。九章復錯綜言之。

惜誦曰擣木蘭以矯蕙、糳申椒以爲糧、播江蘺與滋菊、願春日以爲糗芳、蓋用芳之法尊以救饑焉。思美人旣曰擥芳茝、曰搴宿莽、繼曰解篇薄與雜菜、備以爲交佩、蓋用芳之法尊以供佩焉。其曰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滿內而外揚、則察芳之眼、嗅芳之鼻、殆最細心哉。曰樧荔爲理、茱萸爲媒、欲以芳代人用芳最奇。曰憚衆跽憚褱纕、揉芳最懶、視諸言芳又一變矣。抽思不言芳而曰惟蓀之多怒、蓀佯聾而不聞、則固以芳比君也。

江曰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illegible]芳與朔服芳雙枯生慨橘頌則橘之能芳自在不言中無待復以芳贅悲回風啓戶即曰搖蕙亟繼以艸苴比而不芳蘭茝幽而獨芳分別物性物候又曰惟佳人之獨懷折芳椒以自處又曰蘋蘅槁而節離芳已歇而不比尊佳人之遂願懼吾身之失時也哀郢不言芳而於壑長楸之樹微帶點綴借往日又疊言之一曰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艸爲藪幽諸篇以芳借喻未有如此篇

之直皆君者再曰弗省察而按實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揉孰申旦而別之又以闡乎直皆焉三曰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引古以直皆也懷沙但悼艸木之莽莽是芳非芳俱不必論付之一死而已二十五篇言芳之詳畧非一一一聽之昜繇悉其同異哉其中芳名種種或屢言之或一二言之又有同異名同滋蘭之九畹曰以紉蘭曰步余馬於蘭臯曰結幽蘭以延佇曰幽蘭不可佩曰蘭變曰蘭無實曰覽蘭其若茲曰

蘭藉、曰浴蘭湯、曰蘭旌、曰蘭櫨、曰蘭橑、曰澧有蘭、曰[illegible]

蘭羅生、曰秋蘭青青。曰被石蘭、曰疏石蘭、曰春蘭、曰幽

蘭而獨芳、言蘭凡二十。最爲詳稱。曰豈惟紉夫蕙、曰又

樹蕙之百畝、曰既替余以蕙纕、曰攬茹蕙以掩涕、曰蕙

化、曰蕙肴蒸、曰蕙綢、曰蕙櫋、曰蕙帶、曰以矯蕙、曰謂蕙

若其不可佩、言蕙凡十一。詳次於蘭矣。曰菌桂、曰矯菌

桂、曰桂樹之冬榮、曰桂酒、曰桂舟、曰桂棹、曰桂棟、曰結

桂枝、曰酌桂漿、曰桂旗、言桂者十。曰雜申椒、曰馳椒丘、

曰謂申椒其不芳、曰椒專佞、曰覽椒其若茲、曰椒漿、曰椒堂、曰雜申椒、以爲糧、曰折芳椒以自處、言椒者九。曰貫薜荔之落蕊、曰薜荔拍、曰采薜荔兮水中、曰罔薜荔兮爲帷、曰被薜荔、曰薜荔爲理、言薜荔者六、曰搴芷、曰芳芷、曰芷變、曰沅有芷、曰芷葺、曰芷幽而獨芳、葯房之葯亦芷也。言芷者七。曰芰荷爲衣、曰荷蓋、曰荷屋、曰荷衣、曰乘水車兮荷蓋、言荷者五。曰豈惟紉夫茝、曰以結茝、曰申之以攬茝、曰擘長州之芳茝、言茝者五。曰采杜

若於水中、曰搴汀洲兮杜若、曰山中人兮芳杜若、言杜若者三。曰集芙蓉以爲裳、曰采芙蓉兮木末、曰令芙蓉爲媒。言芙蓉者三曰餐秋菊之落英、曰春蘭兮秋菊、曰攬江離與滋菊、言菊者三。曰搴阰之木蘭、曰飲木蘭之墜露、曰擣木蘭、言木蘭者三曰辛夷楣、曰辛夷車、曰露申辛夷、言辛夷者三。曰雜杜衡帶杜衡、曰蘅槁而節離、言蘅者三。曰扈江離、曰與江離、曰播江離、言江離者三曰與揭車、曰何況揭車、曰夕攬洲之宿莽、曰搴宿莽、各

兩言之留夷女蘿胡繩篇薄各一言之一言荃化而復
以荃比君曰荃不揆余之中情兩言蓀爲橈爲壁而復
以蓀比君曰蓀何以兮愁苦蓀佯聾而不聞願蓀美之
可完斯又其變法矣蘭蕙爲最芳故列之最詳桂椒之
芳亦盛故次之他芳之少減者所引不復繁焉諸芳之
變不一乃又專爲蘭椒舊註以爲刺子蘭上官椒非也
蘭氣清遠椒氣辛烈皆處芳之冠而亦與衆同變焉旣
爲始所專尊之不得不爲後所專斥之也此所以末減

夫揭車江離與茝荃之罪也蕙與椒同其詳辨乃示序蕙者序蘭則蕙在其內也嘆芳之變而不及詳辨之桂此則物理也芳草經霜以後輒萎故多變桂則冬榮木之芳與草之芳不同也木蘭亦屬芳木宿莽亦屬芳草其於詳辨不及蘭蕙桂椒併不及薜荔荷芷與蘺乃獨於騷之始朝搴夕攬居其最閒意者木蘭去皮不死宿莽去皮復生蓋不變之最奇故特首及焉不深窮物理不偁合讀法烏知原之苦心哉

聽玉

首願於言芳之後始繼以言玉蓋其重玉視貴芳爲較進焉小人不知芳愈不知玉故曰覽察艸木其猶未得今豈珵美之能當然小人能毀芳爲不芳不能毀玉爲非玉佩芳而芳或變自蹈小人之所毀不如佩玉之不變也小人不能毀玉而欲令人不見玉故曰何瓊佩之偃蹇衆薆然而蔽之蔽之不足以快小人之心也故又曰恐嫉妬而折之至於折而玉之受拙於小人倍於訓

不芳矣玉雖不變苦不全矣原曰吾用芳不一法用玉亦不一法余以爲佩碎以爲食彼折之吾亦自折之爲蓋爲櫃均取於瓊兩用其碎矣雜瑤以飾車三用其碎矣齊玉軑以並馳則以玉爲車轄四用其碎矣枝也靡也雜也齊也俱可以碎而不必全者也鳴玉鸞之啾啾則又以聲用焉五用其碎矣甚矣用之廣也是小人嫉妬所無如我何者也此原首篇之旨也遠遊懷琬琰之華英藏玉於懷玉色頩以脫顏是玉於面玉色非玉佩

之玉而道所溫養恍若玉潤玉乃不在有形而在無形於是乎用玉之法乃與絕矣天問璜臺十尋即瑤臺佚女之說此古人善用玉以求女者緣鵠飾玉為伊尹玉鼎割烹之事此古聖佐善用玉以事君者因古愈知今也九歌大司命之玉佩陸離此神之因玉以自飾者因神愈知人也東皇之瑤席玉瑱用玉於道地以供神湘夫人於築臺列芳之中忽曰白玉為瑱則又用玉於鎮宅以供玩湘君之捐玦遺佩以棄玉為用玉奇矣國殤

援玉枹兮擊鳴鼓。用玉助嚴更奇矣。九章中涉江之佩寶璐。固首騷瓊佩之旨也。登崑崙兮食玉英。固爲蓋爲樹之旨也。懷沙同糅玉石一槩相量。卽黨人之折之蔽之也。懷瑾握瑜。窮不知所示。不獨小人蔽之。我亦茫然若自蔽矣。無所不可用者。竟以君之見放歸於無用也。懷玉爲罪。安得不抱石自沉哉。合二十五篇以論玉而原讀言玉之旨。眞可繹可悲也已。

聽路

全騷多言路有譬言之者有實言之者有實言之而屬於幻言之者首篇乘騏驥以馳騁來吾道夫先路彼堯舜之耿介遵道而得路黨人之偷樂路幽昧而險隘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皆譬言之也我之先路依堯舜君之改路依黨人此今古之所以升降邪正之所以分判也孰異道而相安悔相道之不察回朕車以復路又一譬言之也彼路不正遂貽我路亦誤不敢盡為黨人咎盡為君咎而引為己咎也邅吾道夫崑崙路脩

遠以周流路不周以左轉指西海以爲期皆實言之者也崑崙西海俱非人所得到之區則實言之均屬於幻言者也遠遊純言求仙上天下地無所不之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召黔雷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亦實言之均屬於幻言者也山鬼之路險艱兮獨後來國殤之平原忽兮路超遠言爲最實而出於鬼殤之口則又幻矣九章惜誦之同極而異路何以爲此援欲橫奔而失路益堅志而不忍思美人之媒絕路阻兮言

不可結而詒、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又皆譬言之者也○抽思之郢路遼遠、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魂識路之營營、路遠處幽、皆、實、言、之○魂逝識路、又、帶、幻、爲○悲回風之登石巒以遠望、路眇眇之默默、在、半、實、半、幻、之、間○哀郢之郢路遼遼、江與夏之不可涉、懷沙之進路北次、紀乎其實言之○而回車復路、相道遵路、取○譬○之○本○懷○無○堪○再○陳○不○得○不○死○矣○就複路之中、其以東西南北爲複者、或、幻、言○或、實、言○或、顯、言○或、隱、言○又、有、

數端〇離騷始云濟沅湘以南征、從欲往而貫言南〇顯言南〇末云、夕余至乎西極、詔西皇使涉余、指西海以爲期、則、雖、顯、言、之〇皆、幻、言、矣〇其中之層、分、隱、言〇莫幻於溘埃風余上征諸句、曰懸圃、曰崦嵫、曰扶桑、曰若木、四方互征焉〇懸圃在崑崙之絕頂屬西北〇崦嵫在西〇扶桑在東〇若木又在西〇既至懸圃、又涉崦嵫之遠路、懸、西、北、而、之、西〇崦嵫路盡、總、轡扶桑、懸、西、之、東〇折若木以拂日、又懸、東、之、西〇幻、想、至、是〇再言朝將濟於白水、白水出於崑崙、

則又屬西北春宮青帝之舍爲東方孫西北以遊東也。歸次窮石濯髮洧盤洧盤之水出崦嵫山孫東而仍之西也三言邅吾道夫崑崙復言西北。朝發軔於天津天津爲析木之津在箕斗間至乎西極則孫西北入乎西。流沙爲西海赤水出於崑崙之東西陬不周山在崑崙西北孫西海流沙之區。再返崑崙之東南陬。又孫崑崙東南陬。仗西皇之涉余。歷崑崙之西北期至西海爲蓋所隱言幻言者分列三術以極其奇變如此。遠遊之東

西南北覩離騷又加奇變以遠遊意純求仙真詳天之之界啓於地下之界也離騷未嘗不言上征未嘗不言門遊乎天余乃下而所詳在地下之界所畧在天上之羿逃遠遊詩云濯髮湯谷從月出之地隱言東嘉南州之炎德由東而顯言南兩皆地界淹浮雲而上征純言天界問太微之所居太微宮垣爲天之中央臨乎於微間爲東北之山繇天中央歷天東北故下臨是山也勾芒東方之神過乎勾芒者繇東北而又過正東也太昊

東方之帝也、夌天地而徑度、縣東而又他之也。遇蓐收於西皇、縣東之西。於此相遇也。蓐收、西方之神、佐少皓而與者也、前皆隱言、此顯言之。其爲天界則均幻也。玄武、北方之神。召玄武而奔屬、從西召北也、指炎帝而直馳、炎帝、南方之帝也、吾將往乎南、疑南方九疑之山也、縣西而南、又從天界臨地界也。寒門、北極之門、顓頊北方之帝、縣南而北也。南顯言之、北隱言之、結以經營四方、作總收之語。均之幻而非實也。天問之東西南北、槩

屬實言而以致疑寓幻曰東南何虧曰地何故以東南傾曰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隋其衍幾何西北辟啓何氣通焉詳列地界然其意不屬言路固與前諸篇不相同九歌之東君駕飛龍兮北征邅滯洞庭則屬南馳騖江皐弭節北渚又南而向北湘君之帝子降兮北渚爲北朝馳余馬夕濟西澨爲西望其在北而未至故又從西以迎之東君之暾將出兮東方本屬在東操余弧兮反淪降𩄍其西落杳冥冥兮

以東行復從東迎也河伯之登崑崙兮四望東西南北未有定區交手兮東行則定於東矣送之南浦又東與南隣也此或隱言或顯言均事神之幻言也九章思美人指嶓冢之西隈與纁黃以爲期獨煢煢而南行思彭咸之故初欲西後欲南願困時敗抽思有鳥自南來集漢北既云集矣乃曰望北山而流涕則又不得在北南指月與列星又欲往南狂顧南行真往南矣宿北姑而又未遂南哀郢之東遷出國門蹤東而出也過夏首而

西浮顧龍門而不見從西望東也今逍遥而來東背夏浦而西思又從東望西也淼南渡之焉如孰兩東門之可蕪又從南望東也懷沙之汩徂南土進路北次鄒南而北也九章之東西南北多屬顯言實言與他篇之幻不同而意則愈悲矣東西南北之幻言實言即路之幻言實言遥複遥變至大招無南無北無東無西舉世不堪舒步竟無路矣其悲之尤甚哉不合全部何以盡其用複之悲

聽女

二十五篇多言女、後人譏之者、病其褻昵之太甚、尊之者、比於國風之不淫、夫不能確知其寓意始何所感終何所歸何怪乎尊之者無以間執譏者之口也原因被讒而作騷豈其不懼讒人之指摘以褻昵爲戒而嘆嘗時之無女求上古之妃后按迹而論誣瀆罪大何止褻昵哉蓋寓意在斥鄭袖耳悱惻斥鄭袖故多引古之妃嬪欲以此爲吾王配焉懷王外惑於上官大夫內惑於

鄭袖、觀其盛怒張儀、欲得甘心、乃儀卒通楚用事、設詐於鄭袖、脫身而去、用事之人、非上官輩耶。此其表裏爲奸、詎屬一日、使有賢妃、何致脫儀於國中、反勞師於遠伐耶。是以首篇之騷、專言求女、其前半篇之不遠言也。以不聰本屬王聽高、張本屬讒夫、蹤原者王之信上官。非、鄭、袖、之罪也。故前半篇、叠言王、叠言黨人、悲慟不能已也。然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謂余謡諑以善淫、雖斥黨人、已隱隱道及鄭袖矣。後半篇之不復及王、不復斥黨

人而但言求女其殆因張儀發慨歎是篇之作殆鄭袖脫儀王怒伐秦之侯耶覩其於騶乱上征以後純言天上亟接之曰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此其致恨君王之賢内助明矣宮中之衆女不可以爲女高丘又未易得女安得若古之賢女乎於是求之虙妃求之有娀求之二姚虙妃溺水而死此必不肯爲人配者也故自斥曰無禮曰改求有娀二姚則一歸高辛一歸少康又不得求之以爲配者也於是借靈氛之言欲求女

於九州以外而哀無女之悲悰於是畢矣世幽昧以眩
曜兮至末復嘆王序黨而以何必用夫行媒聊浮游而
求女穿插點綴鄭袖之罪輕諸讒之罪重也遠遊純言
求仙而於迎宓妃二女御仍帶求女之旨焉二女舜妃
也其必云宓妃二女則專指已死者而言也九歌之言
湘君湘夫人即二女也將以遺兮下女不敢冀此世之
有如湘君或有如下女也將以遺兮遠者不敢冀此世
之有如湘夫人或與時有如夫人之類也世傳湘君湘

夫人因舜崩而哭以死今之宮中何若乎此歌當屬懷王已死而作故感慨於王素眈色今有悼王之死肯身殉否少司命之望美人兮未來河伯之送美人兮南浦亦一求女之旨也古后妃不可得水中諸女不可得但終於姱女之倡歌送魂而思女之心乃傷悲矣天問之女歧無合則又女之不待配者塗山女生啟賢徽以昌厥邦楚有是耶勸子屠母奇異殊甚後世嬖妃亂政何不付之一磨耶人主未易得賢妃而羿乃夢妻雒濱耶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此因得妻而助奠者純[illegible]
因淫人之妻而殺身者前皆淑女此紛紛不淑矣姊娣
何辟又臂以比袖也因袖脫儀致懷與秦構釁卒為秦
欺以死袖罪殆浮於妹嬉也簡狄則首篇之所已言也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前王
之不重色而疎賢所以興隆也反之者所以敗亡也焉
得夫褒姒又臂比袖也殷有惑婦何所譏又明比袖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歎楚之不獲如此女也卜居曰吾將

以事婦人亦斥袖也上官大夫善事婦人者也使原能事婦人非上官大夫之所敢讒也九章之思美人曰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抽思曰矯以遺夫美人與美人之抽思擬諸蓁苓之詩似漸以美人比君然在騷則仍求女諷刺之旨也悲回風之佳人永都佳人獨懷有女而莫爲求之者又暗以佳人自比爲惜往日之西施美容讒妬入代又以美人自比爲忠臣賢士與佳人美人何異知求女而不知求忠賢抑何明蔽互殊益又一諷刺

矣且騷所寓意求女、又有不止於斥鄭袖者、鄭袖之陰張儀、因靳尚使人謂袖曰、秦愛張儀、王欲殺之、今將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不如言而出之、此祇虛言耳。追懷之、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遂爲美人聘楚之實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秦三攻楚、取楚地、乃又遺楚書曰、寡人與楚、故爲婚姻。相親久、今秦楚不驩、無以令諸侯、願會武關、而懷王於是乎被留。頃襄七年、楚迎

婦於秦、秦楚復平、是懷之送死。項襄之忘仇。總以求女。爲始終之敗局。秦則昔所虛言。後所實行。亦總以子女爲始終之巧計。原安得不痛心於求女。反覆低徊哉。誠合鄭袖與兩迎婦爲細繹。誰能不深恨。誰忍不屢言。尚敢妄訿之乎。尚但泛尊之乎。

聽體

二十五篇。悲同而體殊。騷從詩變。六義畢具者其體也。首騷。騷從變雅中來。援引美人以寄意。則兼風。九章與

變雅相似同於首騷音節之低徊倡歎固風之遺不待
盡從美人爲援引始曰風在斯也天問純乎其爲大雅
不獨小雅蓋歷代朝政大得失備焉自當以大雅歸之
遠遊亦雅之類雖不關朝政氣象則雅繇求仙而言登
天殆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餘意乎九歌篇最短純乎
其爲頌矣宗廟祭告事神之體然哉朱子謂離騷諸篇
合於變風變雅九歌祀神歌舞之盛幾於頌定評自不
可易乃於諸篇詆之曰語冥昏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

風雅之再變。又於九歌防之曰。再變而之鄭衛不難。徒以諸篇中多言女言美人九歌中務肥湘君湘夫人之故。以余聽忠聽女爲之解嘲將百變不失其正。豈憂再耶。論賦比興則首騷爲最全。其抒情寫事固纚纚皆賦。援芳援玉援女胥比興也。遠遊純乎其爲賦。無比興可指。然借遊仙以寓厭世。字句非比興而意則全歸比興矣。純乎其爲賦者惟天問九歌亦屬純賦。而借事神之我庇。嘆君之我疎。又謂純乎比興可也。九章則賦比興

雜於各篇之中。惜誦純賦矣。懲羹釋階比興繫之。思美人之言鳥言艸木比興居多。賦居少。抽思之賦居多。有鳥來集則其比興之一及也。涉江之多賦與抽思等。結亦一及鳥木爲比興焉。悲回風開篇搖蕙。卽繼以鳥獸魚龍芳艸層疊於比興之間。中末則純用賦。哀郢之純賦。獨於結句引鳥狐二語爲專興。惜往日之純賦在篇首。芳艸早殀。西施嫫母。騏驥舟楫。比興之錯出在中末。懷沙前半之比興最多。後半乃用賦。橘頌詠物。似與諸

篇相反。純賦而非比興。若借物寓意、又純爲比興。此其各篇之同不同者也。論其字句、亦有互殊者、首騷純用七言。六言雜之以五言者、不及十句、遠遊亦純用七言六言中挿四言數句、爲一段、末挿三言數句、爲一段。天問純用四言、雜之以五言三十餘句、六言十餘句、三言十餘句、七言數句、九歌純用三言二言。無它雜。篇短而句亦最短、所以俾篇與句相稱也。詩惟須多三言、原之以歌擬頌也。九章之多七言六言、與首騷遠遊同、借

思美人、尤與首騷較似、以其有數句五言雜之耳、摘思涉江則似遠遊。抽思末雜四言、別為一段、涉江末雜三言、別為一段、固遠遊之餘體也。橘頌之用四言、於九章各篇為變、於天問為同。天問尚有五言六言之雜、此騷無雜、彼問此頌、問須更端、頌易直賛、固不同哉。悲回風、哀郢、惜往日、文純與首騷之七言六言同、併不雜以五言、懷沙之多用四言、畧雜五言、則與天問似同者也。九章中之有倡曰、亂曰、重曰、少歌曰、則與他篇不同。而

與[illegible][illegible]之重曰、又同者也。卜居漁父、純用變格。下待以
不同於諸篇論。其兩皆問答。則漁父又自與卜居同矣。
同而不同、不同而同、原於摛詞之體。殫力變化不肯苟
且、如、此作者既難。讀亦詎易。

聽離騷

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班固曰離、遭也、義與王異。讀騷
所言、自當從離別之義。二十五篇中言、離不一、遠遊曰
離人羣而遁逸、大司命曰、將以遺兮離居、孰離合兮可

爲少司命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山鬼曰思公子兮徒離
憂、國殤曰、首雖離兮心不懲、惜誦曰反離羣而贅肬、終
危獨以離異、衆駭遽以離心、思美人曰、遂萎絶而離異、
悲回風曰、蘋蘅槁而節離、哀郢曰、民離散而相失、均離、
也均離則愁緒均騷諸篇俱可以離騷名之○獨首篇言
離爲最多、故名專歸焉○不難夫離別、一也、判獨離而不
服、二也、飄風屯其相離、三也、紛總總其離合、四也、又曰
紛總總其離合、五也、何離心之可同、六也、判獨離而不

服須之於原自與世離也何離心之可固原之嘆世乘與原離也飄風天爲之也不離因夫數化君爲之也判獨原自爲之也何可同讒人爲之也紛總總其離則天人君我皆有之焉彌離而心彌動騷之爲言騷屑也騷擾也緒不可斷勢不可靜百端交集於其間則離騷之所爲名也原自註離而不言騷知離之多端足知騷之多況矣舉離可以該騷也三千餘字之中純以複法爲呼應百變環生一綫到底言芳言玉言女分列布置而

大旨尤在言路求吾道夫先路一語固其一生之亦也致至有懷先鞭自矢滿腔熱血直在羲皇之前一對冷眼大笑季葉之陋堯舜以遵道得路焉而帝桀紂以奮步失路焉而亡屈子胸中明白口中清楚不容半點模糊我有先路而黨人竟以興道險路敗之君既改路而我無繇以相道復路救之屈子胸中火生喉中氣哽未展半毫旋轉試將全篇照應急讀陡思有不入人一觸處慟一慟處絕者予篇末說到事不可為號天三叫

曰路脩遠以周流、曰路脩遠以多艱、曰路不周以左轉、夜半子規滿喙流血、嗚呼聲弗堪聞也、始之言曰乘騏驥以馳騁來吾道夫先路、於堯舜所遵之道儆然欲着先鞭、務何其壯也、終之言曰抑志弭節、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何其憊也、意結筋攣髓枯聲啞、屈子自從不預為死計、何可得矣、當懷之時僅僅被疏猶倘他用、非比懷既死泰、非比項襄遷放、本不宜矢死而抱負既大、鬱抑自倍深也、此所以一曰彭咸再曰彭咸之

其從卒至於死則亦原之自爲亥讖也是時未去郢都未遷沅湘乃曰濟沅湘而南征曰何必懷故都卒至濟以遷爲不得懷爲又原之自爲亥讖也前人以首篇爲經以他篇爲傳經傳二字非原之本題自當從刪至於首篇之包括他篇則分經分傳固畧似之矣蓋埃上征與嬃言朝夕足括遠遊指天爲正與引堯舜及夏殷周君臣亦近天問巫咸百神似帶九歌其餘訴衷之語自與九章相通若從彭咸之所居則即其卜居之早自决

也其後每篇皆所實歷顯道而此篇多屬懸擬以此稍殊文字之妙正在同中異異中同見其變幻後人異則不能同同則不能異豈足語哉

聽遠遊

遠遊與離騷往觀四荒溘風上征之旨同而其上天下地朝此夕彼東西南北之逝歷句法又大略相同所不同者離騷每段中言求女遠遊每段中言求仙耳就中還局又有同焉離騷於朝蒼梧夕懸圃至好與美而[illegible]

妬嫮一段、意已直接求女矣。但曰上下求索。不遽露、女字。遠遊開口、悲時俗之迫阨、至求正氣之所由爲一段、意已直指求仙矣。但曰求氣。不遽露仙字。此一同也。離騷於嫉妬之後、點明高丘之無女。乃迭言下女宓妃蹇修爲理、有娀佚女、有虞二姚、豈惟是其有女焉、用夫行媒、聊浮游以求女、遠遊於求氣之後。點明聞赤松、美登仙。乃疊言傅說韓衆、從王喬而娛、見王子而宿、仍羽人於丹丘、又一同也。離騷從遭吾道夫崑崙以後、不復言

求女但詳世間四方之行以歷天上俯睨舊鄉而悲生遠遊從命帝閽其開關以後不復言求仙但陳天上恣遊之樂以周四方亦俯睨舊鄉而悲生此又一同也然遠遊求仙之意較求女爲倍慘求女雖云託言偏近實言以因君之寵聽鄭袖而釋張儀徐又興師致敗故刺袖而託言求女也託言之意止於如是則其言翻爲實謂本感之外無別感也求仙似實言之乃純屬反言原之求仙後代解者率云原欲制煉魂魄長生久視以覬

世變之終何若。余竊謂不然。楚不得長有其楚。必折而歸秦。原知之確矣。何待終覩。一死自矢。惟恨不獲早死之添愁。焉用長生爲。既已生不肯長終。不須觀仍言求仙者何益。嘆夫身處塵世之不樂。誰不云逝之於仙可以自怡。然吾國之宗臣也。毋論求仙未必成仙。即眞成仙矣。安能棄祖宗社稷於不思。此其意其簡甚明。十數言可了。而文陣乃層疊百變。以致其曲。以致其幻。言外尋繹。夫仙之未足恃。言中乃過商。夫仙之宜廣師。覩其

本懷所暗寓最明白可尋者在於貴與人矣登仙氣衰而曾舉、終不反故都、危患不懼之後、又忽然淒涼、恐序代悼芳零、致嘆於高陽祖派之邈遠、余將爲程、夫修仙而悉免、何悼何恐、以仙爲程、何云非祖爲程、顧仙人之愛凡人、未必如祖宗之愛子孫、凡人之從仙人取程、欲以渺茫備庇於仙人、不知子孫之從祖宗取程、易以冀褒備庇於祖宗、赤松傅說諸衆械之高陽、孰親孰疏孰顯孰幻耶、仙人實屬邈遠、祖宗實屬密邇、君王不[illegible]

臣不深爲國計遂使齊邁之祗派反成邈遠其如之何哉無可如何不得不再求仙以重曰二字作轉語原所淒涼自道亦明白之甚矣前稱求仙第曰聞之奇之羨之未嘗親見其人親受其訣此則專言從王喬就其宿而傳其言前所云求氣氣之者至是而餐六氣審一氣祕受有實訣下手有實功此章法淺深之次第人所易知若專言王喬深意所在固千古未易知者意蓋曰王子喬爲周靈王太子惟肯棄太子之位不復顧人民故

可學仙吾亦爲君所不用棄宗臣之位不得秉朝政庶可專倣以學仙云爾若赤松子雖曰願承遺風終未能學也以赤松爲神農之雨師神農實寵任之豈如吾之見褒傳說之奇益未易學也赤松猶[illegible]屬修仙者傳說何嘗所心仙術乃相業既成託星天上吾之功業毫無所就何足可託哉雜衆之稱列仙非如吾爲宗臣無待棄位又派各不同矣夫安得不專言從喬耶共於閣[illegible]貴而遂征朝夕修煉色精質神之迭變自變得仙及[illegible]

浮雲而上征以後修言天帝修言天遊之樂不復再聆仙術何也以人視仙則仙為貴以仙視帝則帝又為尊既到帝宮仙不足言矣從來地仙不如天仙吾謬習儀之帝廷發軔恣遊臨焉過焉歷焉飛廉風伯玄武文昌雨師雷公以及百神此天帝之所使者皆惟吾使焉天仙又不足言矣命題是遠遊本非求仙第凡軀難輕世路多阻不得不假途於仙家之輕舉以為遊之能遠計故始詳於仙而繼則專詳於遊也學仙之始則曰順凱

風以從遊仗仙以示我所從不能自遊也上征之後則曰欣欣自美媮娛自樂憑我以隨意所往不待他從也此前言仙後不言仙之關捩也始之求仙從漠虛靜以恬愉至高陽焉程爲一段求仙之樂忽爾生愁於是再言仙從重曰春秋忽其不淹至登霞上征爲一段不復愁矣繼言天遊從帝閽開關至臨睨太息抑志自弭爲一段天遊之樂忽爾生愁於是再言遊從指炎神而直馳至召黔嬴先平路爲一段不復愁矣局既相對意亦

湘同而其中又有易知有不易知修仙而倘滯掛開衡如成仙而竟登天上此其始愁繼不愁之易知也天遊之忽愁乃合天界而反遊地界指炎神至南嶷山則地界之山宓妃二女地界之魂咸池承雲九韶地界之樂湘靈海若馮夷地界之神蟲豸鳥獸地界之物雖復一切畢具豈能敵天上儀仗使令百神龍鳳之盛況復從諸寒門增氷尤地界中凛冽不毛之處一切無所有反以爲不愁何居攷所分之東西南北與五方之帝名則

足以知原之意矣楚屬南方九疑三湘楚山水也
之遊雖樂而夕臨乎於微閭屬之東方東方之帝曰太
皞其神勾芒過勾芒歷太皞均非南也西方之帝少昊
其神蓐收遇蓐收乎西皇又非南也因東西之與南隔
不能不愁生所以俯睨南方之舊都太息掩涕也南方
之帝曰炎帝其神祝融身爲南人則南方之帝與神必
倍與南人親矣南方之地非止一楚將從南疑則認定
遊由矣更荷南神祝融之相厚戒御資行集妃女合帝

樂。名水神畢集鳥獸於以娛我。然則諸方可樂孰若南土。又焉能倘欲他逝。徘徊不决乎此其爲戀南也。即求仙之於暘谷求昔不東遊而終以南州爲嘉之青也南州之嘉在乎桂樹冬蕃足免芳艸先零之悼。徒以無人無獸。寂寞蕭條。不得不舍之他逝耽予上征。如茲之有祝融。以爲地主神女蟲豸入萃獸現非復蕭條。非復寂寞。嬉嬉有甚逝將胡之乃舍南就北。并節急鶩。不憚途遐。不憚候冷者。以吾遠祖嗣項在彼故耳。始稱高陽之

邈邈將焉所程、恨難從也。此稱顓頊之在絕根、絕根、非即邈邈乎。又以為可從。始末呼應。宜於一意貫通。何其應而互換自相矛盾、乃爾非也、高陽為顓頊有天下之號、當其有天下之日、去今已久。無緣覲顓頊、以求依現。在之仙不獲依已往之祖。沒後而祀稱帝承存萬古。去其一時有天下之號乃標夫舊古同此方之權臣往。則實邈永存則可從此所以始末迥異仍不相矛盾也。論悲絳則人不如仙仙而尚在地界不如在天界諸從

祖則在天界不如在地界在地界南方之故都爲讒佞所排不如在地界北方之衆區藉祖靈相護也蓋一從顓頊而背之言從王喬順風從遊俱有所不必從且勾芒太皓有所不必歷蓐收西皇有所不必遇炎神有所不必揗矣通篇文意文勢於此止矣又增四言歷玄冥以邪徑乘間維而反顧召黔羸而見之爲余先乎平路以結克從之局小人捷徑敗君原之所恨何以欲自蹈邪徑逢君則捷徑爲非法祖則邪徑爲是邪之言斜也

邈遠絕垠恐未易至故欲以斜行爲俾遠使近也恨人世則欲辭近遊遠依祖派則欲縮遠爲近也玄冥之神佐顓頊者故徑可借也天有六間地有四維從顓頊而地界之遊即天界之遊隨吾所乘之快然反顧無復際覘之悲也遊必藉路路或平或不平是以易阻有縣龐之神先乎之而吾所從所歷不患其遠即長遊地界可矣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上至列缺降望大壑爲遊爲地遊而天遊天遊復地遊之總鎖又忽以無天無地無閒

總見四語致其憤恨盡翻通篇凡以從前所陳者皆屬有天有地有見有聞之談天地不肯祛人見聞不堪對世徒於樂中生愁強於愁中覓樂紛紛擾擾詎有已時不如盡行滅絕重成混沌歸於太初之氣始可以不言愁併不言樂矣此遠遊之布陣用意最奧最幻較他篇尤爲難讀也不繹其難讀之情節則與者以拘顯而礙幻若以泥實而礙一切悽懷盡受字句埋沒毋乃是篇祇爲後世衆同悟眞隱隱儲秘及小遊仙大遊仙諸詩

森森作祖乎哉

聽天問

天問難讀視遠遊又異遠遊雖與幻猶一意到底天問書於淆雜也王逸謂屬屈子之題壁楚人之所共述故其文義多不次序此論殊謬篇中天地人物無所不有果有壁間如此之多盡啓其呵問乎原所結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果有楚人如此之多才代其辭述乎首末中間作法井井可謂不次序乎洪與祖既知非不次序

又以傳天地之間、千變萬化、皆可以次序隱[illegible]其次序之何在。既知天問同於何予之體問作也、非辯也。乃終未能闢其作法之何。若噫乎天問之難讀、一至於是。識知其次序中之變、順爲逆、即逆是順。字法如何、句法如何、段法如何、合字法句法段法、以成章法如何。則讀之了了矣。通篇一百七十一問、以何字、胡字、焉字、幾字、誰字、孰字、安字、爲字法之變。以一句兩問、一句一問。三句一問、四句一問、爲句法之變。以或於所已問者

複問焉或於正論本論中忽然錯綜他語而雜問焉或於已問之順序者複而逆問焉以此爲段法之變字法句法易知也段法之變則全關章法不易知也總以順中之逆逆中之順知其不易知請先從通篇之最順者明之蓋首末共三大段焉首遡天地之開闢一也中臚夏商周之治亂二也末乃歸於楚國之事歷敘以顯言荆勳結之何以試上自予而忠名彌彰顯言已罪三也布陣至大布勢至順然使句句皆順則文字板直意

緒不慘於是乎錯綜出之忽彼忽此以破板直之病自
遂古之初至烏焉解羽純言天地乃補禹鯀治水於分
言天地之後再言天地之先施其順中之逆無禹繼鯀
將天地平成必不可襲言爲鯀仍言天地也局雖逆而
意未嘗不順序次之工也承前禹鯀鯀禹之力獻功至
縱橫修盈純言夏代之興而忽衰爲臣所篡鯀惟澆在
戶至滅何極焉純言夏代之中興而再衰爲湯所滅興
亡兩闕順言乃補白蜺嬰茀至何以遷之十六句於忽

衰之後中興再衰之先作一比興爲順尹之逆興亡難料猶之予仙人倏死倏生雨之驟起鹿之殊形鰲之戴與鈞耳雖言仙人物類仍比興夫興亡也局雖逆而意未嘗不順又一序次之工也旣言妹嬉湯遜可以徑接緣鵠飾玉順遡伊尹之謀終矣乃又先補舜閔二女至女媧孰制十二句又補舜服厥弟至得兩男子八句用逆之法上下斷續殊不可解然意未嘗不順也承上妹嬉何肆故言舜之二女不告而娶商辛簡狄之築臺床

厥之愛。亦人之常情耳。使桀不拒諫信讒、即有妹嬉嬖寵
妃與舜二女高辛簡狄何異。豈妹嬉嫭流而責其能治
天下如女媧。方云無放肆哉。此順承何肆之最明者。凶
嫭女而及兄弟。則又順承何極之句。象殺兄而舜容之。
桀即虐如象。湯獨不能以臣而容君乎。太伯讓其弟以
王。湯獨不可讓其君之終王乎。顧極之也。穿插之奧祕
而禹鯀白蜺。又更進矣。既入緣鵠謀桀。即宜直接成湯
東巡以了殷代夏之局。乃又逆插該秉季德。至不但還

來十六句、重言夏代少康之中興、復插昏微有狄四句、複言儋狄之呑卵。更插戡弟害兄四句。複言舜之愛弟。斷、續之中、更、加、雜、亂。豈但如前之用逆。然、意、亦、未、嘗、不、順、也。直言中、興、爲、夏、嘆、也。遇湯之卒殛。與未中興之遂、篡、一、也。後之聖王前之奸、臣。人、品、雖、分。而、其、於、牽、夏、正、不、必、分、也。復言儋狄歸之天意。生。契。即。伐。夏。之。根。也。此。興。自。彼。廢。也。複言舜之容虐弟、以、況、夫、臣、之、不、肯、容、虐、君。也。語語譏征誅之懸德、而、用、複、筋、藏、也。東巡十二句、

結湯伐夏之全局。乃咎尹之挑湯放伐。以爲挾入周代、會屆爭盟、咎太公、咎周公、輔武放伐之相映。繼箕、善連。既繇武王以及昭穆幽桓。周代之盛衰畢矣。復逆遡紂亂。以及生稷之預遡周。文王之無繇扶殷。仍以咎武終焉、三代治亂。歷歷道盡。可以徑接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之四句、作、總、收矣。復逆補伯林雉經四句、見夫子受虐於父。惟有一死。乃臣受虐於君、而紛紛放伐也。何君臣之不如父子也。局逆而意最順。

又次序之工也。集命使代原屬總收。又單括初湯臣摯兩何答夫放伐之自湯始。武其踵行者也。卓收仍是總收也。此中段之全局也。勲闔至末專言楚事而以闔廬之勲爲始者。嘆夫越能復吳仇。楚何以不能復秦仇也。順言之則當直接薄暮雷電十三句槩詳楚恨。顧又逆插彭鏗至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八句。以嘆夫懷之死爲天所怒。不蒙壽不蒙固不蒙祐喜而歸恨夫秦之暴焉。句句逆。依然句句順也。蓋次序之明。足以袪王之謬論。

闊陳之偶竊矣余於次序之外尤深咀之於命題[illegible]遠遊皆言登天務窮其版世之假借幻志快此篇從言天中又換題目創抗問學以窮其求被皆人但當咎天之意蘊寶抒憤不曰問天而曰天問立題甚與王逸以爲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非也原遂曰天當自問耳猶之予詔西皇使涉余倚閶闔使望余之吉也世間一切治亂倚伏顛倒及諸怪誕之事物皆天所爲非天自問其何故人之識豈能解之人之力豈能尸之哉人無繇

問天不肯自問一時千古祗共昏迷憒極亦啞極矣凡原之所問者皆無一可答焉無一可答而後爲難了之疑難乎之憒使可以答何疑何憒之有子厚天對大失其旨卽各家解証亦愈解愈失不解其無可答之隱懷而欲詳於其何其事何能不失也惟從何事求詳內仍務闢其無可答者斯得之矣無可答之故有四曰問所不必問問所不肯問問所不宜問問所不敢問是皆原之絕人於欲答也天地日月山川人人習以爲常付之

不必問然一貫稽於天地及日月山川之故儒者之所道諸書之所載動言天上若何地下若何果誰登天下地而確見之乎此問所不必問令人無語可答者也原正以此掃世人而詰者紛紛引援遝學炫理豈原真不知識鳥獸艸木蟲魚仙子一切鄙俚怪誕之說人所不肯問而原又以爲問者原正以世間有大雅即有鄙俚有中正即有怪誕偏爾相雜無辭除絕則又安所得答哉其不宜問則通篇中極憤之言專在輕有婦人原因

鄭袖與上官大夫相比、釋放張儀、以致敗師結盟、遂爲秦爾。然讒。臣。罪。重。女。寵。罪。輕。夏商之、亡、莫不曰妹嬉妲己、此湯武所藉口以亟桀紂者。然非讒佞滿朝、僅一妃子、豈遂亡國。故特曰妹嬉何肆、湯何亟焉、殷有惑婦何所譏如此之問、將答之以爲然乎。以爲不然乎。以爲然矣、當年之事實。以爲不然、乖屈子之憤詞矣。王逸解爲桀得妹嬉、肆其情欲、紂寵妲己、莫錄譏諫、其於兩何字、作何着落乎。閎幽誰諫焉、得夫褒姒、則亦寬褒姒之

靑蠅讒幽王者爲誰犬戎也然犬戎則幽卽褒姒
於身誅也褒姒者褒人之所獻以媚幽王於死地也非
其獻則幽王烏從得之褒姒豈能自入宮而惑幽王乎
遂託於誰爲二字亦未有解何以標騷前後互映何肆
爲撥之例乎問人之所不敢問則通篇之詞與意爲最
多首騷歷尊古之帝王聖賢後之九章亦然曰三五爲
像也堯舜之抗行也堯舜之耿介也與重華遊也重華
不可遌也就重華而陳辭也湯禹久遠也湯禹儼而祗

儆也。湯禹儼而求合也。不逢湯武也。周論道而莫差也。啓九辨與九歌也。摯咎繇而能調也。伊尹呂望也。呂望之鼓刀也。皆所屢陳。屢尊。未嘗寓其不滿之意也。至天問而槩寄不滿焉。此孰敢者。乃憤詞所激。正不欲作莊語。不妨與前之騷。後之章相友也。問也。非詆也。雖激仍莊也。試從其窮不滿以致詰者。詳列之。曰何不課行。曰夫何三年不施。則詰堯任鯀之失。刑鯀之遲。曰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則詰堯。倂詰舜之私。

相媾、娶○曰舜服厥弟、何肆犬豕而不危敗、曰眩弟並淫
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則迭訐舜之私
其弟○曰緜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禹何所成、則訐禹之無
以卑救其父○曰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
而快鼂飽、則又訐禹之雖急於治水○未嘗不急於娶妻○
曰啓代益作后、無害厥躬、又訐啓之不讓益○曰夫何罪
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則訐湯之伐君○曰師望在
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併訐文之得望○祗以資後

人之變伐。曰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則訝武之伐君。曰承謀夏桀、則訝伊尹之助湯、以伐君。曰列擊朕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則訝周公之伐武畫策。曰師武在肆、鼓刀揚聲、曰蒼鳥孰使萃之、則訝太公之鷹揚伐商、立志已在文時。不獨佐武。夫以古之帝王聖賢、桀爲可訝、他人敢作此問乎、於此欲順其說而答之、非正論也。欲駁其說而答之、則原固非不知歷尊古昔者。何待於駁。吾所云無可答之四如此。

夫人無可答故其命題必歸之於天當自問也旣云天而其篇內所置天字之意尤有次序尤有天亦雜有答者開口之斷言九重諸類無論已以後歷言上帝之帝帝王之帝錯綜其間使讀者之分別曰帝何刑焉指唐堯也曰登立爲帝指女媧也曰不勝心伐帝指伐桀也者帝王之帝也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帝乃降觀下逢伊摯曰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旣驚帝激切何逢長之曰西

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曰彭鏗斟雉帝
何饗、曰厥嚴不奉帝何求、則皆天帝之帝也。曰授殷天
下其位安施、曰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曰皇天集命、
維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俱顯言天者也。臣之
賢姧、均上帝所生。國之興亡、均上帝所主。天帝何不只
生賢勿生姧。只生賢以輔一姓之國。毋生賢以輔易姓
之國。乃紛紛顛倒。預爲始興之地。預爲速亡之地。可以
不祚者。天或祚之。應祚者。天或不必祚之。此其反覆變

遷天帝之狠心太甚幻局亦太甚何爲而至此火亦無以自答矣世事至於天亦無以自答而人生之恨復何處關口何處遣懷哉原之立題洗題於是乎盡之矣其中隱指頃襄子蘭復有二端焉通篇歷不滿於帝王聖賢而獨專取少康不厭重複初言逐犬再兩言秉季德者美少康之能中興也武丁周宣不乏中興何弗之及以少康遺腹幼齡又逅依他方中興爲最難也原之意在望頃襄之復仇故屢以少康殺澆爲美也康既失國

將可再起襄擁全楚夫何難哉篇中用複多屬興亡之故乃於衆而亦兩言之首曰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終身不為敗再曰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此痛斥子蘭之隱語也原則懷王以毋入秦子蘭竪勸其入遂死於秦是宗懷王者子蘭也與衆之謀殺舜一也頃襄立而仍用子蘭為令尹不正其隋懷之罪而反欲使其狀楚之才天下事有倒置如此哉然古已有之矣舜之庶弟有例存矣用複之妻

以隱如此合三大段四無可答與隱指之兩端以讀天問而後天問之憤情始出始末之錯綜始直否則愈讀而愈聯祇見其可疑愈解而愈亂莫尋其條理正不如付之不解也姑藉口曰吾以不解解之卽爲善讀之法詩可也

聽九歌

九歌章法句法咸變而用短前鬃擾神後三段專言鬼

王逸謂楚國南郢沅湘間其俗信鬼好祠每作歌樂鼓

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作九歌上陳祀神之敬下以見巳之寃結託諸諷諫焉是逸之所謂九歌皆原新作非彼俗人之舊詞也朱子謂詞屬巫覡原見其鄙俚去其太甚爲更定之則九歌皆屬刪改舊詞非原獨創與逸言異矣余謂九歌之名自古有之非楚俗之歌也稽原之遡古曰起九辨與九歌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又曰啓棘賓商九辨九歌固自明言之茲之有作如後人擬古樂府

代古樂府因其名而異其詞云爾不可以云楚何云
王逸與朱子總因九歌語皆祀神難解其故不得不遡
諸俗人因不得不遡諸巫覡以不敢謂皆原之祀神因
不敢謂稱余之暨即原又不敢謂稱靈之暨即神既以
靈專指屬巫復以余倏指屬巫倏指屬原夫騷經諸篇
言靈何限原自命曰靈均稱君曰靈修將皆巫乎橫大
江兮揚靈身既死兮神以靈原明以靈爲神靈之靈何
得一字兩解也同一余吾之字忽爲巫言忽爲原言更

何解也。且祀神卽原之自祀。諸神之名、亦卽原所自拈。并非專屬楚俗之神也。試以原言考之、懷椒糈而要百神之備降、非原之自祀乎。神旣百矣。九歌之諸神何必不在其內乎。遠遊之入帝宮、召玄武、後文昌、選署衆神。則東皇太乙、雲中君東君、大少司命、固悉包之。若夫舞馮夷之爲河伯、二女御、湘靈鼓瑟之爲湘君湘夫人、神奔鬼怪之同於言山鬼、言殤魂、何一非原之屢道。當其未被頃襄所遷。未至沅湘以前、固已寄慨如此。必日遷

後所見楚俗楚神而始及之乎。九章亦曰五帝折中六神嚮服可謂皆楚人之事神。非原之欲質於神乎。可謂皆巫之事神。非原自事乎。以原之言神而專謂借事神以比事君。亦非也。原不得於君。故設言求庇於神。其如神之亦不我顧。不我庇。何哉。因神道悽惻。益賦意居多。比意居少焉。舊註謂太乙至河伯皆爲人慕神之詞。寓已愛君之意。山鬼陰賤不可比君。故以人況君。以鬼喻已。而爲鬼媚人之語。此未盡知原也。原於下篇國殤禮魂。

俱以鬼言。實自矢於一死。不得復為人矣。此非以人喻君也。嘆已之將殊於人類也。望於神而不獲。庇不得不自甘為鬼也。為鬼而悟君之念絕矣。尚不獲與人親。況與君親乎。山鬼通篇純屬鬼語。舊註乃以前半屬鬼。後半屬原。情何由憐乎。魂魄毅兮為鬼雄。是無絕兮終古。而從鬼中自揚其聲價。不復關君之悟不悟也。國殤之專言戰者。項襄不能復仇之。故原之志欲一戰而死也。其寓意之最明曰挾秦弓。欲奪秦之弓以為我用也。

戰不言勝而言敗者悼逝懷王與秦戰敗之往事耶以九名僅止於山鬼既增國殤禮魂其成十一乃仍以九名者殤魂皆鬼也雖三仍一也山鬼之悲國殤之憤視前訴神篇倍纏乃禮魂以寥寥四語致其贊詞寂然交之似無可悲無可憤無可訴者蓋魂不能不滅無繇悲無繇憤無繇訴矣吞聲之視放聲慘更甚也此前言神從言鬼之淺深次序也若夫諸神臚列對待之確分甚整次序之遞進互妹亦有宜繹者太乙雲中君爲天

界之神湘君湘夫人爲地界之神大司命翔下空系少司命滿堂目成均以天界之神與地界之人相接大司命之高馳冲天少司命之夕宿帝郊又從地界均歸天界雖曰均歸而人命有當與爲民正又從天界之上尊詩地界之事矣東君復屬天界之神河伯復屬地界之神其確分之整如此至於每換一神輒添一恨布置有意存此有法太乙曰樂愉曰樂康未嘗悵神之慹也雲中君既降而遽去乃費勞心之忡忡視太乙想於湘君

去年誰留不爲我來孤負集芳之舟固欲望其怨湘君
人已聞其召且見其來似不怨者又被他人所迎令費
力芳靈之築倍於集芳之舟豈請無用何能不赧湘君
而倍欲望乎大司命不顧人之靜天以相疏無情而怨
於我少司命獨與余兮目成倏而來兮忽而逝以相親
有情而又怨於我東君之高翔難追苦於不得近也河
伯之交手遷別得近而依然不得近也嗟乎原之情緒
萬端不得不一死以就鬼界矣祇堪親鬼無縣復親神

矣。以平生所欲語神親神者。轉爲鬼之欲語人欲親人而已。不克親諸尊神。但親戰鬼而已。不克禮神靈。但禮鬼魂而已。爲雄無絕之殤鬼聲價也。是鬼之仍可等於神也。是其全歌中悲中取壯之結局也。合觀九歌之次第。而非因楚俗非因楚神不昭然乎哉。

聽卜居漁父

二篇均以問答立體。其遣詞則較之他篇最顯且淺。而其寓意則較之他篇倍淒以深。離騷一質靈氛再質巫

咸而亦殷勤往見太卜之旨然靈氛之言曰九州博大何懷故都直以擇枯去楚告巫咸之言曰勉升降以上下求矩矱之所同終之曰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焉以法古俟時告雖原不能從而荷靈氛巫咸之相勝焉不薄太卜則曰龜策不能知此事竟付之不答矣不復相憐矣夫至神靈不肯憐不肯告復何望於人哉此一妻深也漁父之妻深又有別意焉以原之抱忠下之不見容於同列上之不見諒於君王內之不見

倚於其嫩所仗隱流之士決以皆濁皆醉爲非以獨清
獨醒爲是庶幾舉世之內猶有一人代其伸冤代其明
志乃漁父所言亦欲其在清濁醉醒閒也原以古聖爲
依以依古聖爲得中正漁父而不言聖人則已旣言聖
人決專曰與世推移是原所依之聖舉未聖所得之中
正非中正也從來手難兩畫足難兩跨半清半濁半醉
半醒何堪置身於以玩世則可若以事君可乎哉迨再
申本懷而漁父堅持前說作清濁之歌而去不復與言

嘵乎舉世竟無知已至欲少自辨白於隱流而亦不得辨白也如此啞口豈復可堪耶原之拈此二篇殆以龜策之不肯告漁父之不肯復言合為一轍以鳴其孤憐蓋借詞之顯淺立意之淒深如此意外之意尤有進者龜策既不能知此事則吾不得不自行吾志是吾之所卜不待卜也漁父雖不復言而歌中用清水濁水則殊歸之於濯則一皆濁之世豈知濯者纓濯而纓清足濯而足清依然藉獨清為快志矣是漁父之歌終同於我

之言不待其再與吾言也此屈之借旁謂以自明也賓戲客難解嘲皆從原二篇而出然自明纏纏意盡詞中幾同互訟以後息爲勝詎如原之藏自明於旁謂任說我非益譏我是千古而下槩未易知哉若曰淺顯爲宋賦作俑其不知騷彌甚

、聽九章

九章次第舊首惜誦次涉江三哀郢四抽思五懷沙六思美人七惜往日八橘頌九悲回風朱子謂原既放思

君命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余從九章中、詳稽其歲月、自非一時所作、然既有歲月。則九章之次第。自當以何歲、何月、爲先後。王逸原本、誤爲淆亂。朱子因之而未改、余以詳稽、遂爲更定、惜誦之後、次以思美人、三抽思、四涉江、五橘頌、六悲回風、七哀郢、八惜往日、而以懷沙終焉、惜誦之決當爲首。非屬漫然者。以其開口自道、從來忍情誦言、遂致抑鬱憂愍、今始發憤抒詞、則九章之以此

爲首篇次第當有繼作原固早定於胸中矣且於首篇旣命題曰九章是未有文先有題原所自輯非後人之輯之也失原所自輯之次第後人亂之耳然歲月可考也惜誦之結曰願春日以爲糗芳是惜誦作於玆歲之冬而預計明春之欲行也欲行而未行故曰謂女何之曰曾思遠身尚未定其所之與遠身之地也思美人曰路阻怵然欲行不敢行焉曰開春發歲則前之願春日者玆屆期矣曰遵江夏以娛憂指出所之與遠身之地

名矣然但曰將蕩志而愉樂猶未適以往也結曰獨煢煢而南行息彭咸之故亦只指出所向之處南來再指地名此殆其初行耶抽思曰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又曰望孟夏之短夜則是孫春以後孟夏迄初秋俱在遷閒也曰泝江潭逆水而上也曰宿北姑又止而未遠泝也涉江曰將濟乎江湘則既宿之後復泝以行矣曰欵秋冬之緒風則在舟閒者孫秋而冬矣曰上沅則泝之之區矣又曰宿辰陽曰入漵浦而邅迴泝者復

暫止矣。橘頌則其冬候遭迴之所見。即物生感者。其曰願歲并謝與長友兮。固是歲於此終矣。悲回風曰歲忽忽其若頹。明言是歲之終。而其云觀炎氣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又合是歲之夏秋冬。總言之。以誌夫途閒舟開之愁況焉。首篇作於被放初年之冬。思美人抽思涉江橘頌悲回風作於被放次年之四季。蓋一一可考。如此。其第三年。則有卜居既放三年之確證。漁父之行吟澤畔。枯槁憔悴。自矚謗三年以後。其曰寧葬魚腹。則詩

將死前之決意明矣。九章下詳及第三年以後而於哀郢曰放九年而不復正以有卜居漁父之二篇在故九章中可略而不言也。以彼詳爲此略布置之妙如此。此豈後人所斷哉。哀郢既屬九年作而其事其景皆屬追遡被放之次年。其云仲春東遷則思美人之云開春將遵江夏者至仲春始實行也。紀仲月復紀甲日九年後追遡之詳歷歷不忘。蓋因上官之再讒爲頃所遷逐使遷非原之自遷也。痛心之苦安得不詳歟。確憶哉遵江

夏以流亡、即惜誦之遵江夏以娛憂、彼係虛談、此係實事耳。發郢都、望長楸、過夏首、顧龍門、上洞庭、背夏浦、登大墳、皆九年前、泝江上沅之實景、抽思之泝江潭、不詳言之。涉江之上沅、亦不詳言之、而以一步遠一步、一程隔一程、獨詳於此、似遞補前略、似總收前篇。九章雖非一時之作、而其作法、有意於佈置、夫豈苟然。惜往日顯言追遡、則又九年以後之作也、際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明言投水、惜壅君之不昭、又不忍、即投水也。

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則明言九章之辭未畢又且待畢而死也屈原以惜往日為九章之第八固已自言其次序顯然如此後人乃昧之意之何耶世傳原死在仲夏之五日懷沙曰滔滔孟夏汩徂南土此就死之前一月所作太史公曰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則九章之宜終於懷沙以原之死期與太史公之言合放之足以決矣舊本紊以悲回風終焉抑何誤也悲回風曰悲申徒之抗跡負重石之何益於歷數古人中以徒

投水爲太急。與其後自忍沉流之念、不、同也。九年以前、未、嘗、不、矢、死。而、不、肯、急、於、即、死。迨九年以後、無、可、如、何、而、不、得、不、死。知此則九章之次第。安得以悲回風之不肯死者。反居其終耶。其總命名曰九章也、謂藉歷年所作、以、章、明、已、志、也。王逸曰章者著明。而未暢其義。請以九篇攷之、首稱惜誦致愍、悔、夫、早、未、自、章、也。給曰直著以自明、及、今、而、務、求、章、也。曰惛滯不發、曰沉菀莫達、曰願自申而不得、曰國將壅蔽而終身、曰心鞿羈而不閑、

曰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曰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曰惜廱君之不昭曰鬱結紆軫曰寃屈自抑均嘆夫不得自章也曰結微情以陳詞曰初吾所陳之耿著曰道思作頌曰介耿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曰昭彰咸之所聞曰願陳情以白行曰情寃見之日明均務求章也其曰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又曰章畫曰矇瞍謂之不章更歷經明點章字矣如謂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是以章字為章何

之章將原之自命自言者反無憑歟

聽二招

王逸謂大招係原自作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未嘗確然歸之景差也晁無咎則稱大招古奧其爲原作無疑太史公曰讀離騷招魂悲其志似乎招魂亦併屬原作不專指爲宋玉也前之人未專決之後之人何繇堅定之徒曰未有魂而自招者烏得不歸諸他乎夫原不曰魂一夕而九逝乎逝矣何得不招原不曰道思作頌節

以自救乎自救矣何諱自招余謂二招之辭似屬原有數端焉大招之終曰尚三王只如此大本領超夏商周而欲爲二帝之治非原不能道也原之作懷沙曰孟夏使諸弟子招之必當從死月以立言今二招之辭俱在大招發端曰青春受謝春氣奮發招魂之殿末曰獻歲發春汨吾南征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均不及夏月讀九章曰願春日曰開春發歲曰仲春東遷原之被放實以春候蓋當出門之日即爲決死之期魄存而魂散久

矣。夫是以指春而兩自招也。是則以時日證之。而似可定其爲原作也。景差他文無多可見、縱有摛藻之手、未能如原之學。宋玉則九辨揕稽、讀九辨者以爲悲原而作、其辭多言秋、蓋原死於夏、故其弟子之感懷從秋也。九辨言秋者四、又曰收恢台之孟夏、則固明從夏以遡死矣。因九辨之言夏秋而愈知二招之言春。似屬原所[illegible]作也。離騷、共二十五篇、今合首騷遠遊天問卜居漁父、九歌九章、只二十三耳。九歌雖十一而當目定之以

九無斷折爲十一。則於二十三之中。再合二招。恰足二十五之數焉。是又以篇計之。而愈似乎原之自作也。必曰二招屬其弟子所作。將招之於死後耶。何以不遡死月之屬夏而槩言春。將曰招之於生前耶。既疑招魂爲不祥之語。非原所肯自道。乃以弟子事師。於師之未死而遽招其魂。以死事之耶。其爲不祥。又豈弟子所敢出口耶。此余所以於續離騷槩去之。而只留二招也。以二招之似出於原。有此數端。足以合於王逸太史公之言。

也。然余所繹二招、尤在其用意。不知其用意、即以爲原之、自作、無益、也。知其意則即歸之景差宋玉。仍如原之自、作、也。世之讀二招者、各從私好以爲優劣、定評未有屬焉、朱子謂大招勝招魂。以其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天道之屈伸動靜、粗識端倪、國體時政、頗知先後、楊用修謂招魂豐蔚濃秀、王元美極服此論、以爲足破宋人眼耳、則小招勝大招矣。世之喜理勝者多從宋。喜詞工者多從楊。然、二、招、佳、處、實、不、在、此。作者嘗日、別、有、指、

藏之關竅至莊之論至艷之語皆從至慘之中抵根[illegible]葉層疊以致其愈慘愈不在矜莊關豔也若謂大招詞遜小招理遜古人豈不竊笑哉其間一字落紙萬淚盈掬與二十五篇來歷相對正反相鈎發想布序步步相因必不可移易倘可移以招他人為忠魂通用之套則理雖莊腐理耳詞雖艷浮詞耳慘痛何在故不將二十五篇一一對勘不足以讀二招也試從大招先揭之朱子所許大招在頗知政體觀其末段先孤寡而後及人

皋昌不苟無告無以惠衆民也先一邑之人皋昌而後及萬民理不繇治國無以平天下也皋昌必本之田千畛不重農使可富無以保昌也萬民理必歸之尚賢士不仗賢無與共理也賢士尚而後俊者傑者直者如皆爲吾用而又亟言誅讒罷讒罷之小人不誅則皆橥不得禁德澤章者將復聯賢俊進者將復四入皋昌者將復發萬民理者將復隔流澤何能終施乎三公九卿何得晏然無事修禮射之雍容乎又烏在其爲能追三王

于此眞經濟先後。燦然心手。豈但頗知而已。余所推許於對勘一一可攷。則末段之政體。確有。相。因者。罔夫儆朕辭而不聽。戒六神與嚮服。命咎繇爲聽直。故招之曰聽若神明夫終不察民心。上無度以察下。莫察余之衷。獨鄣壅而蔽隱。身幽隱而蔽之。何壽夭兮在余。故招之曰察爲夫隱。因夫忠何辜以遇罰。好蔽美而稱惡。故招之曰賞罰當。因夫賢士無名。故招之曰尙賢士。因夫誹佞疑傑之庸態。仗淸白以死直。故招之曰舉傑壓陛。佞

傑執政。直廢在位。因夫屢言堯舜。屢談夏商周。追前王之蹤武。故招之曰尙三王。如此對勘。而後知政體理解之非腐。所招之非泛也。且豈惟末段。即從開口以及中間。亦無非相因爲。因夫方仲春而東遷爲見放之始。故招之曰春氣奮發。魂無逃只。因夫騷之首篇言往東西南北。遠遊亦言往東西南北。故招之曰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首驟與遠遊極言東西南北之可樂。以明楚國之不可居。此則極言東西南北之不可往。以明楚國[illegible]

歸。蓋莫以相反爲相因，無一字不切矣。至於原所嘆者
與志無路，志沉菀而莫達，何不變此志，亦非余心之所
志亂。感心以爲繼，拂心而日強，心機竭而不開，屈心抑
志，心煩慮亂，意迷怨而流宕，故招以還志。究欲心意安
只要以相慰，爲相因，亦無一字不切，爲其招之以飲食
聲色宮室園囿，花木禽鳥，又並無因而作，此不入耳之
談。輒相褒讚哉。因夫申椒爲糧，離騷爲糗，飲露餐英，瓊
羞瓊糇，發六氣，飲沆瀣，故以飲食招之。因夫思音樂之

惝衍、九歌亦多言音樂、故以聲音招之。因夫展言求女、故以女色招之。因夫貝闕朱宮紫壇、故以宮室招之。因舉矢射狼。故以宮室又帶由獵招之。因夫西澨衆芳。故以花木招之。因夫比翼黃鵠、擇娛鳳凰、故以禽鳥招之。招以飲食共四段。多於音樂之二段、皆因夫二十五篇、之言飲食較多也。招以女色凡六段、多於飲食之四段、者、因夫廿五篇之言求女尤多也。廿五篇之言花木亦多矣。不以爲諧招之終、而終於禽鳥者、因夫遺芳、悍其、

戀從有所不足恃言禽鳥則鸞皇爲余先戒鳳鳥飛[illegible]

曰夜鳳皇翼其承旂倦倦乎其永望之永恃之也此相

因中分多寡分首尾之妙也然原之說飲食極於修仙

說音樂極於海外說女色寄之上古多屬世外之事而

探之祇在世中何足邀其盼睞草木之未易謗禽鳥之

未易詆復不待言矣於是因其寧隱閔以壽考復招以

供壽命從飲食以至宮室中專取宮室而申之曰居室

定只飲食可儉音樂女色可却草木可不植禽鳥可不

舊居室終不可少也既居於楚都何得不出輔楚國故
亟接以末段之莊語也朱子詆其前言東西南北近於
神恠中言飲食諸項陷於逸欲豈作者不慮夫千載下
有如是之詆之者乃竟不避耶有因之談至慘至痛正
在於旁言之不專在於莊言之也況夫文字之妙由淺
入深由翻入正以其所不屑從招其所當從自宜曲折
若使朱子操觚隸删其前半只留其末段將何以爲騷
賦之厥致耶文體既乖慘情安屬耶知其相因則大治

因廿五篇而生者也小招又因大招而變者也大招前
屬旁意末屬正意小招則開口曰服義未沬至此盛德
頌原之正意兩語盡之矣其言四方與大招同而添出
上天下都則變蓋原於惜誦遠遊皆喜言天上之四方
與世外之四方大招僅以人間之四方阻之恐魂且謂
從天上自勝人間即入地下亦且避人間何肯回首誠
知夫天上地下之四方苦又倍焉則處處不可往不得
不受招矣不得不入修門反故居矣同中添變之深妙

如此。以下宮室女色飲食音樂諸項、俱、全、襲、大、招、之、句、意未嘗一變。乃、遽、爾、便、止。於末之正論。反、不、之、襲、者、何、也。所以避腐也。所、以、明、慘、也。本領之巨、學問之深、關係國政者、大招末段、已經道盡。無、可、復、加。若再衍襲、祇有陳腐而已。安得不避哉。明慘之妙。尊在飲食宮室女色音樂之末、歸之於造新歌、揚阿激楚、結撰至思、同心賦些、夫歌賦何足以爲憐。而憐極正在此。蓋棄原者楚之主上也。招原者帝也。開章曰上無所考此盛德、則主上

之齊原於不知者付之無用者帝雖招之亦無蘇益云
上之復用之也是以不敢[illegible]其得先孤寡得衍阜昌也
不敢望其得章德澤得理萬民也不敢望其得尚賢士
舉桀俊誅譏罷也不敢望其得偕三公九卿修揖讓尚
三王也但留不死之身以同作賦毋忘為忠鬼聊長為
文人所乎大招國家之公言也小招一身之私言也乞
命於天以姑稱文人則私言之慘於公言也其選大招
宮室諸項不變中之微變又有可指者大招以飲食音

樂女色宮室花鳥、明分爲六。各、不、相、雜。小招於宮室中、則、雜、以蕙蘭之花。併及於服玩。於女色中、雜、以洞房射幕之。復爲宮室。再以高堂、壁板、深梢楹屏戶簾、甬宮室之詳。又以芰荷紫莖蘭樹、仍、雜、花、木、焉、於飲食中、首言室家遂宗、連、上、宮、室、於音樂中、首言肴羞未通、連、上、飲、食。又、遞、雜、女、色、而所重全在歌賦。因夫原之廿五篇、皆仗獄賦以明心。道思作頌、聊以自救、故莫如招之以詩賦也。此小招變大招第二段之音樂。爲、末、段、之、旨、也。大

招詳於飲食女色。小招以變爲末段、故詳於音樂大招之、音樂、亦言詩賦、聽歌。其辭夫詳其意、亦憐遊觀行樂爲、類、穢耳。小招視爲正意、故專於詩賦詳言之、慘言之、曰造新歌、曰采蔆陽阿、曰歈謳、又終之結撰同賦、詩賦有新有舊。有獨有同。此共詳言之也。詩賦之終於同賦、者、聊以自救而道思、不如衆人之共招、共救而代爲道、慨也。於歌中兩言激楚、殆悲音哀調耶、曰發激楚、又曰激楚之結、殆悲音哀調之、自爲始終耶。人有所極、殆窮

概之謂耶此慘言之也尤慘尤深專在屢言飲酒原方
猶夫皆醉併不依夫賢爾豈皆爲酒人哉蘇飲酒之沉
日夜而結撰作賦蘇結撰同賦而又酹飲盡歡爲文人
中之酒人焉徒爲酒人魂所不屑也爲文人中之酒人
哉魂所背從也無可如何不得不以文人中之酒人自
命也以河伶須父之譏而仍與彼皆醉者異也聲樂飲
酒之中言家甚六傳言梟本五自詳掰傳奕招之以愈
似愈瑣之事正是愈慘夫固曰不妨消遣遊戲焉可亦

詩賦之旁助焉耳。此其不變而微變之深妙也。既以許樂爲終。而一切大招之正論用人行政均不之及。自難於收局。乃以亂曰一段拈出君王田獵無人護衛。仍是正論歸宿。夫田獵猶仗護衛。況用人行政諸大事乎。一句之中藏却無限深古矣。以不襲正論不露正論爲理深。此千古所未易窺。而曰小招理遜乎哉。必曰大招詞遜。飲食六項中字字雕煉。尤爲易攻。果屬何句不逮小招耶。甚哉後人之不深於讀古而輕於詆古也。請詰後

人曰。如何而爲大招增詠如何而爲小招增理。有能說

筆添入一句者許其直言。吾應呼古人願安承教。